


蘇北新蘇社魯南十八日電：臨沂敵小林部殘兵，因反戰情緒日高，最近不斷逃亡，自前年開以來，逃亡者已十二名，臨沂附近民衆，均呼該城爲魯南頑龜窟。

轉局武縣與西山：莊興福
關北城縣與西山：邵秉登

社説

要保證今年糧地軍民食的足夠供給，很好的解決軍民服餉問題，就要看目前的春耕做得怎樣。春耕的好壞，是糧地地主的建設和荒閑，更說不上今年人民生活的改善。

目前，春耕工作，已由宣傳準備進入開始正式春耕的時候了。春耕是各級政府和民衆團體三月到五月的中心工作，也是有季節性的工作，到耕種動土時候，就要按時把土翻過，在下種時候，就要及時把種播下，一播種，就要受到不可補救的損失。農民對這一點當然懂得很清楚，但問題是在於不僅要深入宣傳動員，提高農家的生產熱情，使其自動的積極的進行春耕，而且要加強耕作的技術組織，提高農家生產力，大大地增加生產量。

領導和組織，具體表現在我們不只要務收公債，向群眾要東西，而且更要幫助群眾解決困難，給群眾東顧，適當的解決土地問題，合理的分配貸款貸款，才會有收效。

推動群眾進行春耕，才能完成春耕運動的任務，獲得應有的成績。對春耕的領導和組織，是一種極其複雜而艱苦的工作，必須做極深入的具體的調查研究，作出嚴密的計劃與步驟才能做好，過去那種憑空文章的作品風本要不得，組織大躍的做法也須徹底糾正。現在各級春耕委員會，應該趕快對宣傳準備時期的工作，實事求是地進行一次檢討，各自檢討之外，還應由上而下的進行檢查，對有成績的幹部，給予獎勵，對工作不努力的幹部，予以批評，對不稱職或缺乏鬥志此種生疏事務春耕工作的幹部，加以必要的調養和補充都是必要的。目前，才剛使各個春耕委員會都健全起來，都能發生應有的領導作用。

在宣傳準備春耕的時期中，因敵寇的一掃蕩，個別地區的春耕工作可能已受到影響，對這些準備不周的地區應特別注意起來，進行必要的突擊。在抓住中心工作帶動其他工作的原則下，萬一因力量不足，只能顧到一方時，便應讓左顧右盼。當時不作面面俱到的妄想，把力量集中到春耕工作上來，政府應特別重視如此做，羣衆斷也應這樣做。

春耕好壞是根據地農民的生計問題，敵寇派兵對於根據地春耕的破壞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各地春耕委員會必須和駐軍地方武裝機關密切的聯繫起來，提高警覺，動員民兵防止和鎮壓敵探漢奸對春耕的陰謀破壞是非常重要的。同時，敵人的武裝部隊實行騷擾襲擊，進行公開的破壞也是意料中事，有些地區如臨縣等地敵軍已在開始公開行動。在這些地區，實行武裝保衛春

請，是萬分必要的。每個幹部必須堅決認識，而且也要使每個黨眾瞭解認識到：在今天敵後「掃蕩」和反掃蕩日寇殘酷的戰勢之下，絕不能幻想和平常一揆地進行春耕，在精神上，在實際工作中必須有充分的準備，要在加緊春耕中時刻準備戰鬥，要有在戰鬥中完成春耕的決心和辦法，如果日寇寇的騷擾和破壞，而阻礙春耕工作，甚至對春耕發生意外災害的情況，客觀上等於自己破壞春耕，幫助了敵寇陰謀鬼計，給我們以損害。春耕運動和戰鬥動員在任何時刻都是不能分離的，因此在敵人沒有佔領的地區，也應隨時準備戰鬥武裝保衛春耕。情報報及警戒等工作，應按照各地的具體情形，認真地建立，切實執行起來。

棉花，在今春春耕中有特別提及的必要，保證棉種一定數量的棉花，增加棉花生產後，今年棉的軍民服才不致有大的困難。因此不論在棉種或農具試驗區，對於政府關於獎勵棉種的法令，和其他關於耕種的法令一樣，必須對要緊進行深入的宣傳解釋，並不惜不用的極其執行，棉種時季即屆，要抓紧時季有計劃的觀戶要緊，完成今年任務計劃。

當政軍民密切配合，抓紧時機，加強對春耕的領導和組織，是今年春耕任務勝利完成的保證，春耕已經開始，我們要熱烈地動員起來，加緊春耕！

鄂北新鄂社營於十日晨：冀魯兩軍將戰仍在猛烈展開中，據息：敵曾放言推行一月總攻計劃。敵三十二師團已全部分途運動，其師團長并川渡親到鎮野前線指揮。五日敵傷亡二千餘分四路由武城北之南各渠向東進犯，金鄉附近之敵亦積極向東莊縣。同日定陶敵汽車六十餘輛由南十餘里開始向定陶曹縣以西進犯李屯楊莊一帶，與我戰鬥激烈。又敵全團在鎮野營李屯附近均設據點並修築鎮野至武城之公路，其部份兵力已開始向我基本區反復清剿，我各部正英勇向敵還擊中。

華北新聞社電發於十八日謂：我軍區八路軍昨日向掃蕩之敵反擊，四日我軍便樂陵四黃家村、平村、魏家村之間將獲敵鐵輪船，隨獲敵數百支，軍用輜重一部。五日王北莊一役，將敵百餘人，獲輕重機槍四挺，步槍百支，手榴彈餘發，綢緞一萬五千餘元。

教育部召開座談會
討論中印文化合作

據中央社重慶十七日電：陪都文化合作聯誼會，到有時，并東方三大民族，印度爲文，旋即團結起來，最古之民族，中

太行軍區
范、郭兩司令員殉國

華北新華社
區司令員范子
俠野太行軍區
某分區司令員
郭國賓，在柳
關大會兩役中

日寇：一二九
某旅旅長姜榮
師某旅某分
太行軍區某分

蘇聯，南接印度，
此三國即未來亞洲
之大國。公使法西

官部假廣播大廈、
午後一時

度廣播演講。中央
圖書館特開專題談
該軍投陸有關係

殺自書昭勇現發心良傷心觀月長村圖

鄂北新華社襄陽十八日電，華縣衙村（敵區區）村民一家四口，本爲自耕至足的中農，經過敵寇不斷的「階級已由沒落而破產。本月初佃長父又該戶坐索錢糧，某某兄剛個女孩哭喪要飯，佃長因着要錢，不得已而強迫其妻赴娘家告貸，妻及村長去後，某轉念其父父與被情況相同，告貸定無結果，告憤之餘，乃以木棒將女孩擊斃，自己亦懸樑自盡。其妻率子回家，見屋中屍體橫陳，痛不欲生，繼亦懸樑而死。當日午後佃村長又去某家中探視，目覩心傷，良心發現，遂將書一封亦在死者屍體橫陳之破屋中吊而亡。此事發生後，敵寇群禁擄掠，但消息早已傳遍華縣一帶，且已更益加激發地人民對於敵寇之憤恨。

繼續攻擊緬敵

不願自衛，爭敢自由與解放。此後，印度法師格加拉雅沙拉恭慕黃炎培與廖仲愷氏先後投敵。會中河說，已譯成印度話向印度廣播。

據中央社河南某地十七日電：我空軍某志願隊指揮部發表第十一次公報稱，美志願隊在緬甸擊破攻占敵陸空部隊，本月十四日擊毀西湯河東南敵運輸車及建上敵隊，十五日敵機五架擊我機一架，結果被我擊落一架，同日我空軍出動轟炸敵機械化部隊，在此各戰役中，我無損失。

北新報社對泰開寶坤機變子
十七日電：青東該礦設備已
開煤礦，被敵，工人們每天站

便強以後，該廠二千八百餘名工，便陷於極其悲慘的生活。工入臨時，首須向廠之一班收局，繳納一內務費一二元，再向工入背條一袋一點，水苑挖探，爐內水災火災及煤礦倒塌的一意外，經常不斷發生，工人因之死者甚多。小人的工頭如平認爲到八路軍中，放下鴉片烟起來復槍

文一種發平電十新

市內檢閱所有英書，
文字之標語廣告，
書報報紙均被焚燬，
若十種英美語言
之學者，則被冠以
「英夷派」之名而
所罰。北平文化古
英夷城，現正遭受
焚燬，焚燬後，北
平將為淪陷之苦難。

北新華社冀魯豫十八日出搜捕，據某某一村，即有壯丁百餘人被捕歸案。

天黑夜深之時，突然包圍鐵
佔區村莊，挨戶搜捕，僅五
三等區，被捕青年已達二百
餘名，除少數以真贖贖回外
其餘均被綁定。郟城敵前
以修城爲名，召集壯丁三百
餘人，在大批軍警監視下，
全部登上汽車運往濟南。南
樂敵每日派出小股部隊，四
八日電：一月三十一日，駐
治敵來將門緊閉，藉口檢
舉反動份子，挨戶搜查，一
日之內，逮捕青年壯丁三百
餘人，大部已北運。此事發
生後長治全城，家家閉戶，
人人自危，城外居民亦均
足掛城。

斯德哥爾摩十六日路透電：每日電開報神遊社駐蘇記者電稱：蘇聯東防務現已準備就緒，若干準備工作蘇方已准記者報稱於外。海參崴及黑龍江河岸兩側新海軍根據地駐軍業已籌奉命令，可以隨時行動。蘇聯遠東艦隊實力如何，事涉軍事秘密，無從探悉，所可確知者，即蘇聯海軍之存在，對於東東軍間，實爲一種助力，蘇聯現已不置隱秘其所採取之種種預防步驟。莫斯科消息悉通方面人士上週末獲悉：「滿洲國」一日軍已增至百萬人以上，較原有駐軍數額約增三倍，蘇聯遠東紅軍經常維持一百五十萬左右。蘇聯當局對於敵軍增至一百萬人，企圖構成威脅一節，殊覺可笑。記者自車庫獲悉：蘇聯遠東軍現已增至三百萬，無軍人，尚有大批後備隊正在訓練中。駐山力之遠東軍總司令，仍爲斯特因將軍，遠東並無軍隊或飛機調往蘇俄作戰。斯大林並曾下令組織強大遠東軍，使之可與對抗希特勒之蘇軍相埒，無敵蘇聯工人日夜趕築西伯利亞之鐵道，藉以運輸軍火與斯特因將軍。西伯利亞鐵道與黑龍江和平行者，其第二線飛機加滿湖北部，最新一線則自黑龍江之北直至庫斯柯斯柯以南之康索基斯克。蘇聯現已完全準備就緒，可以打擊日軍橫渡黑龍江內侵伊犁庫斯柯之任何企圖。自卡納萊特卡經美阿爾中島，以至阿拉斯加一線，蘇聯正加緊建立飛行機，蘇方深信飛機能早日出此該輸入。

十六軍作戰，共斃敵數千，克復民區八十處，對聯六軍之包圍圈已逐漸縮小。蘇軍某部已擊破敵方中營，長明防守之據點。處，龍正竭力營救增援十六軍，現已集中大批運送隊於西北路，企圖運送增援部隊及食品，接濟被圍部隊，但剛遇來敵飛機被蘇方擊毀有連九架。最近兩日德方之努力已見弛緩，仍有三十年飛機被蘇空軍擊落，蘇聯有轟炸機一架，於四次出擊中，炸毀敵機十四架。

大批美軍開澳

華盛頓十六日路透電：美陸軍部宣佈：大北空軍及陸上部隊，開抵澳洲，此項消息係由美陸長史汀生發表，其軍力目的地及駐防地點均未獲悉。狄伯刺士十八日路透電：澳總理冠丁頓就美軍抵澳澳洲 節發表談話云：余今日意欲宣佈澳洲得有最強大之美國軍隊，實屬快事，此軍隊之足使人歡欣鼓舞，不獨在其實已抵澳，而在其代表現並肩作戰之精神，此種精神將使各

印度國民大會

道垂仰光之大路上區，其地雖仰光以

防國之所在。瓦城沿瓦底江豐富之礦

潤我方實力，及我日額之一，在於伊

黑、山、市、惟其前、可令、國、山、大、於、權、

(仍先以北川五英：新任總領英軍總

軍主力仍在塔克坦 瓦城十六日路電

我况暫告沉寂，日
接稿中。

中郎建立冰清，
五英望一區城與敵。

在仰光與其周圍之，我軍在厄頓格羅

1

斯加一綫，蘇聯正加緊建立飛行場。

自平流成風江內發伊補康斯克

軍火與斯特因將軍。西伯利亞鐵道

車，使之可與對抗希特勒之蘇軍相

令，仍羅斯特因將軍，遠東遊擊軍

十萬左右。蘇聯當局對於南軍增至

洲國一日軍已增至百萬人以上，較

蘇軾現已不復隱秘其所採取之補種

軍事秘密，無從探悉，所謂確知者

可舉劍斷新臺軍與賊地往軍賊已渡

... 1991 ...

準備材料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10

1999

建立密切關係

倫敦十七日路透電 日本亦表示願派外
教廷對日之救贖 交代表駐教廷，至
爲英國及同盟國人 此東京之陰謀已甚
士所性視，在外表 顯明。據一，日本
觀之，教廷與日本 望教廷則其一新
守衛獨立強悍者 一部分日爲精神
父之價值，考爲度 對國，願最親者，
第五，日本不無教 廷能影響南美之天
主教徒。

土國密羅斯城 突遭飛機轟炸

倫敦十七日路透電：據安哥拉通訊社今晚收獲哥拉訊，今日曾有兩架土耳其之飛機，飛過哥拉，炸土耳其之巴羅斯，死十人，傷十人。飛機一架今日晨八三十分飛抵該城上空，並投下照明彈後，在該城郊及市區投彈十三枚，復以槍掃射。土耳其當局正激中。另據塞爾通訊社發表之消息稱，有某國飛機三架轟炸該城云。倫敦十八日路透電：據安哥拉通訊社將安哥拉廣播訊，土耳其西之巴羅斯被投彈時，炸斃人，傷一人。沙的馬兒有人，傷者二十人云。

麥克阿瑟轉任新職

任西南太平洋盟軍最高統帥

印度國民大會領袖
阿沙德表示抗敵決心

王公會議準備與克利浦斯商討印度問題

新德里十六日路透電：印度國民大會領袖阿摩德今日向大會發表演說，令決不卸此責任，並不憤讓曲以保衛祖國，反抗外力之侵略，試驗之時期將將降臨，故余等堅決若成備，以免有虞。余等可為身中敵彈之第一人，而不顧屈辱云。

新德里十七日路透電：印度藩邦王公會議今日即通函英，歡迎英首相邱吉爾日前所發表關於印度之聲明，及克利浦斯赴印之行。

新德里十七日路透電：印度王公議會成立小組委員會，準備與克利浦斯進行商討。該小組委員會將於新德里與克利浦斯會晤，會商結果將交王公議會作最後批准，不必經過每藩邦個別審定。

有巴特爾，是甘地路綫的執行者。阿布爾，是個回教快的神學家。拉吉德，是個著名的律師。拜耶德和盤拉，是康復資本家和富商。耐都夫人，是促進印度教徒和回教徒間團結的熱心工作者，一九二五年曾任大會主席。可漢列布爾，是個教徒，也是個軍人。博斯過去與尼赫魯組織過獨立聯盟，相當過印度全國總工會主席，他竭力反對英國帝國政府主席，曾入獄十次以上，擔任過大會主席多次，是個不屈不撓的民族主義者。攝特，出身上等婆羅門之家，是大會總理之一。那拉揚，曾任大會勞動研究部長，一九三三年組成大會的社會黨。河沙德，是現在國民大會的主席。這些人們的階級信仰雖各不同，然而他們爲了一個目標——印度民族的獨立自由的目的而團結起來。

大會內部的主要分左右兩派，右派多受甘地的影響，左派則屬於尼赫魯一派。尼赫魯和其他左派分子堅烈的反對就任官位，他們認爲像法案上所規定的自治，實際上是空洞得很，他們認爲在英國的省長之下作官，是一個沒有實效的妥協。兩派的鬥爭，在一九三九年二月特利普拉的全體大會上，幾乎達到分裂的程度，但由於印度共產黨與社會黨之間的精誠團結，終於不但不便使危機變不安渡過，而且此後並獲得在政治方面爲一民族要求的一目的，以及各士丹在政治上獲得地位，都有很多的收穫。大會的努力，除粵地寶省，西北邊省，和新特省之外，其餘八省，都是獲得最多數的議席。大會現規定一定的制服，旗幟（橫黃，白，綠色和一個紡車）紀念節（一月十日，即一九三九年完全獨立臨近之日）等。

大會現在是曾經加入英國印度政治的機構，他們參加的條件是印度總督和省長，除了特別重大的危機時，不許使他們的否決權。而在大會執行委員會方面，並不參加實際行政工作，僅由大會中的一部份人出任各省總督，以長等區，執行委員會對參加人從旁作嚴格的監視，國民大會雖參加了英印的行政機關，但是他們即並未求放給努力於完成印度獨立的鬥爭，如在一九三五年英國的印度政府法，他們曾不以為僅僅得到自治領的地位爲滿足。自前英國戰時內閣已經感到在遠東更險惡的形勢之下，有改革印度地位的必要，形派遺克利浦夫赴印解決印度問題，國民大會當會抓緊這個時機，力求爭取印度獨立解放問題的適當解決的。

大會對中國的抗戰，表示熱烈的同情與援助，第五十一次大會上通過勸告人民拒絕購買日貨的議案；第五十二次大會，曾號召組織義勇隊援華，都是中國兩大民族今天密切聯繫與團結的重要表現，它肅清中印民族的解放，反對共同的敵人日本法西斯蒂，英國大民族今後更應加強聯繫，緊密的團結起來，共同奮鬥到底！

期 八 第

趙文

在暗淡的燈光下，我的目光急切地掃視着荒地上——手樹醫院文藝小組出版的油印刊物上。在那印得模糊的字行間，我瞥見一片掌誠在尋我着：

「心理」這人聽：也沒有把那些重要的主人公——永不知疲勞的，整天伴屠濃血過日子的醫情的醫生們的一良心，刻劃出來；更沒有把那些整天假心

(二) 沒有「人物」

「應該救活了」是屬於「神祕」的東西。作者石堅同志，是個熱情而誠懇的黨的工作者。大概是由於工作繁忙的緣故，使他無法去很好的在其作品中加以正確和細緻的刻劃，而燈下還要努力學習，有時還得搶擠幾分鐘的「精神」，解剖給別人的「精神」，而且只是津津有味的去記錄一場學術的繁雜過程，以致使人看了像過了一遭科學小品。這些，就使作者鮮明的企圖受到損害，無以發揮。

只是平恆的繞了一回也
急性且臨交的戰士，經過
一場緊張的爭辯後，不久
就拉走了。

可是，它並不這樣簡單。
從整篇的字面上，就可
以看出作者的嚴肅的企圖。
作者是想用此「指示出
革命時期的工作者，怎樣
在現負的磨練自己同志

「要記着：任何報告文
學或主人公，不是自然界
，不是材料，也不是生產
事業，更不是機器，而是
人。」這般昂貴的教訓，
的確是需要我們吃很大的
苦去實踐的。

(二) 為什麼反映得
不「現實」

看完，「王大叔」似

常言的神聖而偉大的任務——設法啓發感動人，新詩的主題，如果借前兩的形骸表現出來，是多麼動人啊！

由於在手術醫院半月來的生活，太激勵了我，使我對這篇作品，給予更多的苛求。

你看：它（這篇作品）

乎有點感動。故事是這樣的一：一個從小就失去父母，一命絕絕德一的女人，被她的叔叔以十五元白洋的代價，賣給一相當富裕的一家做媳婦。此後就開始渡她被打罵的一牛馬一生活。但是，可憐的她卻懷着一顆麗一的希望，因此，使她的痛苦更

漫有忙這許多曾經在火線上冒險人得門過的英雄，而今都呻吟於病床上的幹部與戰士們「身世」，或像這樣辛酸的故事，在

幫中國悲憤的農村裏是貧困地產生。但是，作者反映的却是今天的邊區。於是，我不禁武斷地咕噥了一句：「不現實！」這並不是我把邊區和得太美滿，而是事實使我不能相信現實是一美的。

描着，我就主觀地猜測：作者爲什麼這樣寫呢？也許，「因爲我們曾經受驚了萬中國風雨的吹打，而往往喜愛一傷感、抒情調」，也許，是因爲作者要跳脫「一式」地在故事末尾，「插上一條光明的尾巴」，而來了這樣一個相反的結局。

描，必須是風雨中的描，雖然他加工了作者的情感與想像的散樂，但它決不離是一空手描繪之。我看到過很多初學抒情者的作品，他們往往不去尋找描寫對象的真正的美，而只是省力的襲用一套陳腐的「描寫法」，結果，既不真又不美。

但却絕不能因此而故意違背「公式」是對的，因爲避免「公式」，才改現在這樣。

（第二）「公式」是對的，

有座院子，門上掛着塊「天主堂」的木牌，路邊風景的「描寫」。當然，

重上前綫

更多提高理論的素養，生
活的實踐。

(三) 新官是需要耐
心地去鍛鍊的
由於語言的顛倒重複，
使得「老地」恰如步滿了
野牛似的。譬如：「六月
天氣飆風，是擺就而重復
。」「一棍頭大白狗暗暗

門樓，那園是一樣遠處的
聲調，強烈的陽光照射着
院裏種的竹子、嘉粟、
發出青綠的氣息。」「溪住
着「一個三十來歲的莊稼人
，粗壯的身體，黑皮膚，
右額上有一塊疤痕，濃黑
的眉毛下，一雙炯炯的眼
睛在閃光。這人叫王全發
，因為該處發生着戰爭，

！極叫，一吵起，非常難扭。又如：一傳來一聲，一擊沖擊岩石！一，顛倒是聲音去沖擊岩石了。一家內傾刻充滿惡心臭氣！一，應該是——臭氣使人惡心起來！——以上儘是從一篇較完竣的作品中的前幾頁摘下的，由此，知我們的作者對語言的觀察，都到什麼地步了。

當他十五歲的時候，父親死了，母親更落孤獨。家裏有幾畝地和四百元債務，債主務把他，陷，壓得直不起腰來。爲看電，他終年在主人的田裏勞作，把手伸入土裏，掙扎着，一年，二年……

二十五年紅軍過河東來

在語言問題上，我以爲不應當單單抄錄一些佳妙的語句和詞藻，而是應能鉅足本不關心了。

他執持了地主階級原則，離開了患着痲瘋病的母親，爲了體面非人的生活隨着紅軍去了。

郭
峰

我們並不應該從而提出留求，但作者們寫作時的粗心却是事實。譬如有一種的開頭明目的是一傍晚一，可是一太陽一又在西山上面笑著的，而且大自熱最嚴酷的，而且也是最不自私的，對作者們不論是在歡喜或者情緒不佳的時候，都應當真實而質樸地去描寫它。

最後，一荒地一的出版，是一件值得令人矚目的事。想到那些工作極為繁忙的農務工作同事們，是以如何的熱情來閱讀一塊荒地，我們便應當更加寬容的努力！

因此，我相信「荒地」一定有着它顯微的將來，並以更大的熱誠，期待著「荒地」第二期的出版！

他捉起了枝草，草較細小的鉛筆，覺得比鉛頭沉重的鉛筆，寫起來至靈曲曲的老是不由他的心意，他生氣了，想扔掉那枝筆。但是，不願意幹的事却每天都有。每天，他都好像受刑似的走上講堂，拿起那枝細小的鉛筆，一講時，他就想起了有些人的話：「不怕，地不怕，單怕指頭。」來講話。而他最怕是：點字課。因為，在十分苦惱的時候，他就想起丁家，他起了土地，母親，他起了十多年來的農民的生活，想來想去，就想自然的輕輕地想到了「回法記」一四字。

在一次反死大會上，他覺得累了，他覺得了。

起初，軍閥的生活他感到隔閡。他穿的都是草鞋、草鞋、小皮帶、笑顏、跳躍！不像在他家性過的。那些灰衣老婦。見了老百姓開口就是：「媽的屁，

「王同慶，你的家信。」
「陳長，給他一封信，照
眼盯梢他，像在我找什麼
東西，他接過信，興興得
都有點犯。」
拆開了，信是德義兄寫
的。他費了很大的勁才看
出了裏邊的話，不自覺的
，發覺他在他的身上，生
動，自習自語的說：「母

地站了幾分鐘，思想又轉到另一個題目上：「他們沒有官。」千虧子想起那年在鎮上得到那個紅鼻子、大肚皮的人，跟那幾個掛手拍的人，挺着胸，脖子挺金晃晃的帶着領章，驕人說那是一個「官」。這裏卻沒有這種人。行軍、打仗還不要緊，

唯有認字課，真些扯得很
過小河，向蒼村西小坡——

掛着一天半堂一本牌的大門走去。滿院堆着雜七雜八的，牛棚旁一個破窯裏已擠滿了人，在聽他講述他們戰鬥的故事。

「在，我們緊追了敵八七次，他們疲勞極了，便駐下來，而我們來了個包圍，打了一早晨。」他用那黑的手撫摸着額上的粗髮，現出幽默的微笑。

「王同志！」一個熟習的聲音，像鼓聲似地打着他耳裏，他轉身打了一個空拳，兩眼發呆。一個巨大的人影逼住他，他覺得自己太渺小了。

一隻溫熱的手摩挲他，「乖人的事了！……」他像想吃奶的小孩子望見母親，「好！我們就住在前村，明天來吧！歡迎！歡迎！」二班長攙一陪他的手，就匆匆的去了。他寧靜地望着二班長的背影。

第二天，曉從雲上滴了一米回來，把一年來辛辛苦苦省下錢交給社便很，很久。才從那厚嘴唇裏吐出了一句話：

「你什麼時候起飛回去呀？」一個長脖子的人從縫裏擠出頭來問。

「不——回——去——」

他這樣回答的時候，幾乎自己聽不到一點聲音，兩眼瞪着地，覺得身上發冷。爲什麼呢？他不知道。

春天

我敞開胸襟，張起手臂，熱烈地擁着春天。
春天，土地喘息着，萬物在跳動。

河水「給我伴奏，我將放聲地歌唱了；
冷風不在抽咽了，

非垢

從那天後，王賴子粗壯的心體，又出現在田間，它重掘起了地主的歸園，它是多麼沉重呵！他知祖父銀錢賠了命，也知道他前十多年的努力是披荊斬丁去；但是，爲什麼又要重掘起這種生活呢？他焦慮的問着自己。他仰起

老女人也再沒有悲傷。出來吧，所有的人，出來吧，脫了舊的衣裳。

嫩芽擠開了泥土向外吐綠，幼芽擠破了花苞笑迎太陽。

向那翠綠的田野吧，我們要解放，我們要生長。

泉水沖出山嶺奔向黃河，黃河又掙脫地面向河海洋；飛快地向前奔呀，後伴們，平原上野馬放開蹄。

了，原來那醉着能懸着的喇叭，頭漸漸低了下來，他沉入沉思中了。眼前，千家火天來面着裂道，把他的破被子也拿去了，地主又不肯借給一塊錢！……軍隊裏的生活是多麼親熱呵！

然而，他想起「患霜瘋癲病的母親」

莫管繁華在曉市上他，
莫怕春風第一雷響，
也許驟雨會打，梨花，
但是，雨水下萬物一身滋長。

河水清不要嫌他，
河歌聲可傳到前面的村莊，
唱不才三個頭頭，
以後，我繼續唱歌。

勸說人們勸說莊吧，
看明年春天臨出血紅的花。

「媽，我要到八路軍去了！」
「什麼？！老人驚愕的站起來了。」
「我走了，總有你的吃喝……」他邊說邊品着。
「說下去，老人已在炕上拉不成話了。但人的意志是不會屈服的。」
太陽溫和地照著大地，他沿着大路走去，在太陽下，粗糙的皮膚顯得黝黑，在走至的密土堡前，他

又過了一年，革命軍薩

非
垢

經定頑固份子，建立了新政權。王鶴子心上燃起了鬥爭的火種，再也按不下門，他決意回鄉伍裏。

八路軍開到這裏後的一天。

「王同志！」一個熟習的聲音，像滾滾似地打在他的耳裏，他轉身打了一個寒戰，兩腿發呆。一個巨大的人影遮住了他，他覺得自己太渺小了。

一隻溫熱的手擦着他，

「快好！我們出來了。」

「明天來吧！歡迎！歡迎！」二班長擺一擺他的手，就匆匆的去了。他懷疑地望着二班長的背影。

第二天，他從菜上摘了一斗米回來，把一年來辛辛苦苦省下錢交給駐軍，很久。才把那厚嘴唇裏，弄出了一句話：

「我的事……」他像餓吃奶的小孩子望見母親，

春 天

非 垢

我敞開胸襟，
熱烈地擁着春天。
大地喘息着，
萬物在跳盪。

河水“給我伴奏，
我將放聲地歌唱了；
冷風不在抽咽了，

老女人也可沒有悲傷。
 出來吧，所有的人，
 出來，脫下丁裝的衣裳。
 嫩芽擠開了泥土向外吐綠，
 幼芽擠破了花苞笑迎著太陽，
 我們都醒著的猛沖吧，
 我們要解放，我們要生長。
 象水沖出山峽奔向黃河，
 黃河又掙脫地面向奔海洋；
 飛往地前奔呀，伙伴們，
 平原上野馬放開蹄。

莫管雲影在晴野上飛，
莫怕春風第一飛出雲外，
也許綠雨會打，梨花，
但是，雨水下萬物一齊滋長。

他一起下那粗綳的臉是常常教他碰字的二頭長。

「哦！你來碰，到家裏歇一歇吧！」

「家裏好吧！」

「唉！唉！」他伸長了舌頭，不知怎樣回答才好。

中甸才說：「我回祖屋上去！」

「你發？真的想回去？」二頭長盯着他，眼裏閃着寒光。

他回着大路走去，在太陽下，粗綳的背上要顯得大地，在走動的聲響裏顯得大地，溫和地喘着大地，說下去，老人已在炕上拉不成段了。但人的意志是不會屈服的。

「一碰，我要到八路軍去了！什麼？——老人驚愕的站起了。」

「我走了，總有你的吃喝……」他像浪品品的

「二班長，我可不認那賊出了！一條腳跡。」